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顏 氏 學 記

(一)

戴 望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顏氏學記

(一)

戴望著

國學基本叢書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篋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丹月在柳鄉李平明主班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明倫彙編其所錄者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遺也曰僕博學用之學功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略述其概何真齋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丁巳秋得李先先生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經傳注學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闕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焉如己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撝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

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著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己巳六年辛亥日。戴望。

顏氏學記目錄

第一册

卷一

習齋一

卷二

習齋二

卷三

習齋三

卷四

恕谷一

第二册

卷五

恕谷二

卷六

恕谷三

卷七

恕谷四

卷八

或庵

卷九

縣莊

卷十

顏李弟子錄

顏氏學記

卷一

習齋一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爲蠡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旬。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

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箏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遂別去。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諡曰文孝先生。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祁州刁孝廉包寧。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法乾先生年三十。卽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勸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步之閒。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埭。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錢輯言行錄二卷。闢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

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卽訾謗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與墮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童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儻伎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

諍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既次先生遺言，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隸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之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前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

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及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卽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由道 以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切。人皆以爲大儒。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

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具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專業。嗣之者。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

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眞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游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謂。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親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

萬民而賓與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同一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著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與太倉陸道威書。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臥榻。錄存學編。聞王子法乾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錄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嫻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矣。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

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嫻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譬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爲。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乃自髻鬣。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旣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

送實學不去爲耳。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諸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粟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銍艾耨耩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學辯一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蓋未之思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考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尙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卽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

計田數不能悉理。予曰：計畝人以爲細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便酣惰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專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渣滓，只靜敬以求，懲忿窒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思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臨時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卽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弦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引童子將命云云，正是道藝一致耳。王子愜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所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耳。不及此者，寧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

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學辯二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儒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卽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聞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辨。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旣不能令明叔切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回視所長者。皆不足戀。烏得不入於禪也。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性理書評。下同。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旣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

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道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惓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迨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弟子矣。而其沒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

意伊川生時。門人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爲。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但言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爲邪。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是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

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思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作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

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卽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

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個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個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爲近孔門學教。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可敬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卽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卽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橫渠之門人。卽使皆以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旣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卽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誤此歲月。迨老而著家禮。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

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見。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在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

補填難。姑弗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門人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纂修。死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初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旣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橫議。重以秦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靜悟。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惟列宿衆星。不顯其光。卽月與五星。亦爲之掩。若當下旬之時。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孔夢奠之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如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公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之聚斂。宰我之短。

喪。何可從祀。予曰。君未之思耳。冉子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邪。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邪。何孔門之多事邪。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卽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臯。孔子之得顏曾。直如

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子路冉有。尙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至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

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僊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絲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閒。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耳。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閒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者。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見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卽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尤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通透誠正之理。卽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卽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旣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能奏效。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窮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卽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語錄。亦不可觀。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能出彼入此。故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委弱。至甲辰年。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大故。哀毀廬中。廢業期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旣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上。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

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昔孔子承周末文勝之際。灼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絕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柰何門人錄記言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誚。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槩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蘇於漢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

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之學，寧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切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

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蘇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益盛而道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書。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卽爲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

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旣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聘。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

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以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旣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與。無實功於聖道。旣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

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強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八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

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餓糧車馬。傷脾胃者之瘦朮縮沙也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篋。思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篋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篋。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握。故頗有底篋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篋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篋。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藝一致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卽此爲教。舉而措之。卽此爲治。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章句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旣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定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不饋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

儒語錄言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腴等皆刪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見哉。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

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緊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卽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卽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卽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卽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子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轉。貫虱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甚暢。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切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切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卽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邪。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

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卽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爲也哉。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奕飲酒等不爲。卽誦讀章句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卻書本。卽無理會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問。乃惟左支右吾。說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尙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蒙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

言之矣。既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尙且不從。況其餘乎。

卷二

習齋二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睚眦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睚眦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睚眦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駁氣質性惡。以下存性編。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而性情才之皆善。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卽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卽惻隱。當羞惡者。卽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卽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卽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卽視。當聽卽聽。不當卽否。使氣質皆如其天賦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粹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卽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明明德。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卽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激激淵滿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

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借水喻性。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乘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僞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烏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支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汗爲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汗者，雖故質尙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慙。本性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蠶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句，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產失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跣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卽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

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依希之見而已矣。性說一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途。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摩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

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歛歔。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樓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同路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歛歔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熟觀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卽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子曰。孝子之情深。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閒耳。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

從心生。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

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切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途歧路。別無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烏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邪。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溺。昧罔。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

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卽有人一身皆是差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入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傲岸絕物。重者爲狠毒殘暴。然其狠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差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析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卽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卽如此也。卽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二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卽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雜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丞貳獨非君命乎。惟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或黃。或白。與色有錯雜者。獨非本色乎。惟爲汙泥所染。非本色耳。今乃舉丞貳與僭僞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汙泥竝棄。是惟正長爲君命。全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卽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卽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卽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

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旣成苗時卽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竝誣性。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揚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旣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囚父兄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揚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

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述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卽父子之性聰明卽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竝非氣質之性

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切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卽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言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況禮樂之精博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分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辭。而闕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苟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苟揚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汙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卽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竝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

之氣質。而視爲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爲此懼乎。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慙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卽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卽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去日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末旬之夜。一明星耳。其時曄然之星。旣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卽儼然自居於日。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與天道。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或曰。昔儒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靖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節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濟時。以下存治編。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尙矣。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閒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烏呼。奴之邪。盜之邪。無論庸輩不足有爲。卽有一二傑士。迨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甘酸。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俗。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泄政者。公

議舉之。狀書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即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卽薦之公朝。餘仍留爲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卽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卽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閒。必重自斂飭。卽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重徵舉。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神僊。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方戒異服。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俱歸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歸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弊。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藏佛氏經卷者。誅。獻者有賞。六曰杜原。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

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慝。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兆姓無絕嗣之慘。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逃亡之巢穴。驅游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靖異端。

佛輕視此身。以耳目口鼻心意爲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說。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卽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竟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戚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

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以爲虛靈不昧。猶瞽者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自謂妙悟。可謂妄矣。安在其洞徹萬象也哉。且視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啖鷹。舍身餒虎。何其傾倒錯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豫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仁。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合內外成人。已通身世。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德全矣。以視空中洞照。猶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卷三

習齋三

先生八歲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卽不同也。以下李壩王源所撰年譜。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息而天地昭矣。縣幕友孫明大奇之，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

通州任熙字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字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卽己身離道，僕之驚下，輕誣以蕭曹，卽君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每向人道之。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賊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子等起兵討賊，下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及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

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嘗集二十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亦多篤論。

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

丙午三十二歲。除夕寫先儒主稱周茂叔爲先聖。堦案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

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生。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世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閑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彜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王法乾憚學習六藝。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談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幸也。以廷杖詔獄。挫辱士大夫。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愾。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偪，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所以不得不抑之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鞞矣，猶云寧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率門人習射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蠶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法也。

體常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矣。

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目聰明，支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脩身也。閔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

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脩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共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錄郴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案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卽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臙浹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閒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義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墜如游楊朱

陸者侍。或返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黎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虛。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墜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教塏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塏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塏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時之宜也。

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欲注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柰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慝。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慝。慝字更苦更精。蓋

罪猶有事實可指。慝則竝無其事。但見父母不悅。必我心中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誦。焉可溷哉。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璩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竝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委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惰愈憊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令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令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蠹也。

內篤敬而外肅容，體之根心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真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

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脩

身布教之道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峰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弔彭餓夫墓酌以酒盥漱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蔭千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未化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所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千以車馬贈行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峰高隱力學

見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注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注解託

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忽。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也。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邪。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強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之不謹。是無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藝之不習。是無學也。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脩道卽在性上脩。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脩性。非脩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脩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見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於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於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觀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

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閒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門爲學而講。後人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藩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返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閒二事。扣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尙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尙未至邪。乾行語塞。

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脩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

觀濞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義。而儒名存實亡矣。評曰。見確如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歎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沾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濞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所言大異宋明。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

信吾說之不謬於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他。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卽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

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邪。曉事者皆不辦事邪。愚謬至此。不亡得乎。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輯語錄。爲賢。異乎此者。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

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於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主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侍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歎也。

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鏐從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并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儉介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楊行賓右廈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隕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閱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出而諸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哉

非禮勿視四句向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

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於禮也。

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閒，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認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是。宋何以爲國，奉以歲幣，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豈得已哉？辟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荆公爲難。極詬之曰：奸曰邪，竝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讎，而韓富司馬等皆當翹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能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

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旣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尙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忘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廢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搯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冑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密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沈錮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冤哉。

偶觀宋孫麟宋時二傳。歎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錮疾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異世。傷哉。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汙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

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憐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尙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語。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僞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觀朱子語錄。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鏐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聖人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俊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賢智之禍大。至如呂新吾、陸道威，材識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先生聞某不分父勞，歎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靜坐爲學之弊也。

大興王源介，搆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之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豈有旣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卓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

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漢軍崔璠。免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與門人言博蠡脩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烏肯居哉。儻以留宋儒必悅。使觀朱注果明。程子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歎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卽閒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藝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卷四

恕谷一

學正李先生懋

李先生璩。字剛主。別字恕谷。其先世本小興州人。明初有進忠者。徙保定府之蠡縣。遂爲蠡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愨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倡明聖學。孝愨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奇齡。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旣承習齋教。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法者。考校甚備。錄其語曰。瘳忘編。以待用。由是學大進。孝愨使先生奉其妾母居縣中。率其四弟讀書。而自與適居鄉。相距二十餘里。每朔望前日。薄莫。必徒步至鄉。問父安否。夙興乃還。嘗曰。孝愨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未能也。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以時省視。鮮膏醴稻。竭力以養。而自食粗糲。不使親知其友趙錫之。重先生行。而憫其貧。閒數日。輒使人饋粟肉於孝愨。詭言先生所遣。孝愨不知也。年二十六。遭孝愨喪。擗踊哀慕。如孺子。三日不食。寢苦枕由。斂葬虞祭。皆如禮。服闋後。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已至京師。左都御史吳公涵聘主其家。命其子弟從先生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其時名公卿如徐少宰秉義。王相國揆。許侍郎三禮。皆過先生論學。安谿李文貞公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之。命其門人庶常徐元夢道意。且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先生寧不往。見先生堅辭曰。部民也。往見非義。卒不往。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集京師。無不樂交先生者。再進士永光。竇翰林克勤。招集同人。共爲講會。先生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久之。相顧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而鄞萬處士斯同。尤篤服先生。

爲特序大學辨業。以爲學之指歸。在是他日與先生攷論禮制。握先生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閻生。未足多也。萬亦夙有講會。每會皆達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列坐而聽。一日會講於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衆請問郊社。萬君向衆揖。先生曰。此蠡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子敢望。今且後郊社。請先言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辨業之旨。歷歷敷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於是代州馮壅。三原溫德裕。大興劉有餘。宛平郭金湯。金城皆因先生以私淑習齋之學。金湯字子堅。金城字子固也。與先生交尤厚。子堅爲浙桐鄉令。聘先生往。一歲使者三至。旣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先生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置側室。每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後。其優禮如此。故人楊勤慎。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慎修以師禮事先生。先生曰。富平亂國也。治之當以嚴教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卹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慎修從先生言。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而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者麇集。居踰年。先生以省親欲行。慎修固留。先生不允。士民餞送者。十餘里不絕。慎修曰。上下皆知勤能屈先生。先生固忍行乎。歔歔泣下。旣自西歸。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始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游日衆。遠方郵書請正。絡繹不絕。先生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曰。學者當肅其九容。使身心修整。祛妄戒昏。則天君湛如。而更習爲有用之學。聖道其不遠矣。安谿太倉兩相國。將以先生學行薦於朝。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以幣再來聘。先生皆力辭。後遂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年七十五卒於家。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門人馮辰劉調

贊等。上私諡曰文子先生。子習仁。先卒。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始先生問樂蕭山毛氏。毛嘗推許爲蓋世儒者。意欲使先生盡從其學。後以論格物不合。而毛遂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并詆周禮爲非。周公書不足信。桐城方侍郎苞。與先生交至厚。嘗使子道章從學先生。而方固信程朱。以習齋復聖門舊章。爲非。每相見。先生正論侃侃。方無辭而退。後先生沒。方不俟其子孫之請。爲作墓志。於先生德業一無所詳。而唯載先生與崑繩及方論學同異。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其師法。又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黃梨洲氏。北學之壞。則始於習齋。故先生門人威縣劉用可。深非之。謂其純構虛辭。誣及死友。今觀先生遺書。知用可之言爲然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躬行爲先。不尙空文著述。晚年因問道者衆。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所著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郊社考辯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詩春秋孟子傳注。學射御書數錄。田賦考辯。宗廟考辯。禘祫考辯。謬忘編。閱史郝視平書。訂運心編覽。天主書辨等書。皆藏於家。馮辰。劉調贊。共纂先生年譜四卷。嘉慶中。先生裔孫錯。爲重訂焉。

習仁。字長人。恕谷先生長子也。自幼孝友。未成童。卽有巨人之志。嘗仿先生立日譜。嚴立課程。晝所習行。夜必籍之。方侍郎苞。使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恕谷亦遣習仁。以師禮禮之。後侍郎爲作李伯子哀辭。謂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子弟中。未見如斯人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人士。亦聞其風而慕之。乃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閒。南

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侍郎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全家被逮。願以金陵田宅居恕谷。恕谷乃使習仁與妻附友人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爲。歸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吾不能成父志而死。命也。遂於康熙六十年八月卒。年二十有四。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南也已矣。爲作行略。見集中。

李氏遺書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踰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踰大節。業大道之文。尙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貴賤異也。至學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爲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由小入大。從易入難耳。朱子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八字。櫟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不思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年幼。其能乎。且六藝者。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小學之事。所以然。蔡清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脩。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但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而已。誠正脩身。說此事不入。然則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也。夫格物致

知以誠正脩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銚也。誠正脩齊治平。其用耒耜。鎛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鎛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以下大學辨業。

魯論與於詩章。朱子集注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卽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所記爲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祇學幼儀。樂祇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大學一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后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蓋正心脩身。明明德也。皆所以脩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後晰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

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慎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慎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脩密。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大雅。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卽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而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脩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脩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後。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不正則身不可脩也。齊家在脩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具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則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脩齊條。但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致。推致也。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於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孔叢子諫格虎。則顏先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物。物有本。

末之物也。卽明德親民也。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脩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習其事。造其極也。致知在格物者。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在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尙在。不必言也。惟恐學者浮游其物。而用之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謂學外復有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卽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卽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格物非學而何。或問朱元晦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

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堦案人卽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洒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何閒於年少長邪？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在誠正脩齊治平內，聖經所謂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與？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僧瑞巖者也。豈聖學與？曰：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慎獨，曰心在，曰慎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未當得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

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孩提而神聖矣。尙需大學之教邪。堪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注曰。本。謂誠意正心也。蓋小學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後。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後。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與。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初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與。曰。非也。好學

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閒。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尙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亦逆乎。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脩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邪。朱子孟子注。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脩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上達卽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下學不真。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個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卽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躡。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僨。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

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隨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徧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性理大全，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不可補填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誠意正心者，皆何功與？況旣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皆旁義也。考之

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彫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个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後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棄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溫清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易言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竊語。乃言考究禮節。烏用學問思辨。是何言與。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殺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掙擊之也。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作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真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則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日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致足矣。何必又言誠正脩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脩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懣好樂，失在有所字。非并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後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并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現。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以方之間。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說。夫事爲卽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卽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冒溷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邪。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乎。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竝未染指。而卽坐以盜名。定爲賊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蔥韭薤。

蘇等食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邪。不可通矣。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卽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關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閒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

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觀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己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

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格物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邪。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脩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劃然。不可紊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邪。物格知至。豈尙不知脩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竝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王艮以格物爲卽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已不愜其說。其徒王柏又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格致傳。崔銑高攀龍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艮又以脩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脩。恂慄。威儀。誠正脩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脩齊治平矣。然意欲正脩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脩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旣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尙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卽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

不必盡分善惡也。餘若意見則見解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此外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又在意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後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後可正脩齊治平也。故前以脩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卽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矣。若解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劃然與。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懣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懣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

中庸戒懼卽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覩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覩聞。以至共覩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慎獨同此而意異。此慎獨謂慎則不敢欺。中庸慎獨謂慎則不乖於。

節致和也。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

謂心無靜時。只一慎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靜與。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卽中庸所謂戒懼慎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脩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慎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賢賢易色章。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

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程子弟子入則孝。章解曰。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

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專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

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詠。書以考

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脩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一二耳。然則學者

卽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卽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

物也。子弟父兄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脩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各盡其禮。事君而

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後

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清定省之儀爲學。行溫清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邪。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爲小。行爲大。分輕重不可也。或曰。如子言。卽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子夏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與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以下聖經學規纂。○論語。

吾十有五章。此夫子下學上達之實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躡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與。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博學於文章。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之以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而身世實用其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卽如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卽

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邪。故其言不待辯。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尙何佞之云。

樊遲請學稼章。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與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竝有歉於士矣。

衛靈公問陳章。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亂將作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邪。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邪。

子曰賜也章。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喪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尙爾疑信不決邪。

大哉聖人之道章。鄭康成注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顏先生謂禮卽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卻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大司徒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禮記中庸篇。

子曰：吾說夏禮，至從周。夏禮言說，殷禮言學者。夏非時制，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卽爲學，非誤與。

仁人心也章。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脩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孟子。

舜典帝曰夔，節。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此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緩，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元晦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

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周禮大司徒鄉三物，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真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真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注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注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與道德仁藝，又自不同。論語冉求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卽德也，行卽此行也，文卽藝也。

大司樂職：璿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脩內禮，以脩外之言觀之，益信。

王制司徒：案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

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帥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卽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乃實教實學。選士之良法也。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一節。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旣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注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脩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內則子能食食。至四十始仕。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卽其所用。所用卽其所學。烏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傅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惟試誦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大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亦主於誦讀而已。至宋明

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十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至息焉游焉。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槩。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對民談性測天乎。可向之詠詩作文。排比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性。今雖歧途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尙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尙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昏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誦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御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多其人矣。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竝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

盛與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尙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明。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邪。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僞。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邪。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豈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乎。

宋豫闈瑾。自湖州來桐鄉。視子曰。聞顏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闈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闈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氏之教。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闈沈吟。因閱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闈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闈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闈默然。又閱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

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闔曰。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闔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以下論學。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思忠。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耳。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學。卽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以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左氏春秋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竝言義以關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卽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陳習兵。予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寧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道以他途耳。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瑛條請曰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而焉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亡邪漢藝文志及周禮廢典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亡邪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行之既久不無差失孔子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非謂士喪禮之在國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邪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散亡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槩指周禮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滕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尙何載焉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

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曰。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竝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興。高堂生博士卽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邪。況其弘綱細目。亦非懸空所能撰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閒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卽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摺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闢之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邪。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賓主介僕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梓擘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錯簡脫落者。亦或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高堂生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卽間有踳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脩己治人之事。舍是

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廢。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且指爲僞。是必禮法蕩然。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與。子云。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七七八矣。先生脩明禮樂。有功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尚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陳兆興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卽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自以爲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邪。又曰。游於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道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其遺誤後世。不亦甚哉。

鄞縣萬季野斯同。閱子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竝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爲實事。

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管廷耀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秉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卽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竣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御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警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邠州王咸休經邦。知予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荊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

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卽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蘇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徧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繪生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瑯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脩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與。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竝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蚤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平治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切要者格之。如親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見有疾則格藥餌。見遠行則格

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脩已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其時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雜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躡及幽深高遠也乎。

寶靜庵克勤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爲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旣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雜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面壁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虛。而用虛。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歧路矣。

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嫻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

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脩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論語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壑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